

信報財經新聞 | 2011-01-11

P20 | 時事評論 | 大陸與港 | 劉迺強

## 正牌港大創於 1887 年

上周六香港大學正式啟動了它百年校慶的一連串活動。

1911 年，即一百年前，歲次農曆辛亥，武昌新軍起義，推翻滿清，成立民國，開創了現代共和的歷史。這個我國現代史的重大轉捩點，不是孫中山策動的，他當時人在美國，事後看報紙才知道；但是全世界都承認這是他的功勞和多年艱苦努力的成果，革命軍虛位以待，讓他回國當領導，於此，可見孫中山的偉大和他精神的影響力。

同年年初，繼承香港西醫書院的香港大學，剛獲得立法（charter）成立。按照國際和中國的傳統計算，香港大學有接近一百三十年的悠長歷史，可稱是我國最早的大學，這大學出了很多包括孫中山在內的國家棟樑，在中國從沉淪到復興的過程中，起了關鍵性的作用。

校友身份曖昧不清

我鄭重指出，香港自鴉片戰爭戰敗而割讓予英國後，便開始百多年的屈辱。自開埠以來，直至今日，孫中山先生是香港出產的首席偉人；他高風亮節、不礙名利、百折不撓的精神，是每一個香港人、每一個中國人立身處世的榜樣。他雖學貫中西，卻始終堅持民族主義，其眼光遠大，對國家建設的具體構思，從鐵路網絡、三峽水壩、幾個大港等等，於近百年之後的今天回望，仍顛撲不易。港大能有這位校友，應該以此為最高榮譽；香港能出這位立舉世之功的偉人，也是香港的榮幸。

不過，香港大學當局卻從不是這樣看，官方堅持香港大學成立於 1911 年，因此對之前在西醫書院畢業的孫中山的關係態度模糊曖昧；這大概是抱着與殖民者同理心，害怕回歸之後地位不保的緣故，大學於二十年前便大事慶祝其八十周年校慶。當時我已在這裏公開直斥其非。

之後，大學以紀念孫中山於 1923 年在陸佑堂發表演說為名，為他立像；但此事做得十分低調，並且在整個過程中，沒有突出孫中山是港大校友這重要的事實。對此，我也作了公開的批評。

港大在香港回歸後再搞慶祝九十周年活動，我繼續反對；當局派友好向我保證，今後必會撥亂反正，換取我的停止批評和出席有關晚宴。但很明顯，香港大學當局的態度依然沒變。

首席學府骨子猥瑣

究竟孫中山是不是香港大學的校友？這是個十分嚴肅的問題。孫中山曾經入讀的院校，也是他公開承認是他「知識誕生之地」的院校，卻對這位校友的身份抱着一種

曖昧不清的態度，這確實耐人尋味。

去年香港大學宣傳「百年校園」，我不反對，因為這是事實；擴建校園誌慶，也十分恰當。有人跟我說，港大於辦完「百年校慶」之後，再過六年，便會慶祝「一百三十年」校慶，往後再從一百三十年數起，希望我能滿意。

一百周年校慶過幾年，便突然飛躍至一百三十周年，是不尊重歷史事實、把歷史作實用主義隨意闡釋的嚴重道德錯誤。

堂堂香港首席學府，不管它的世界排名怎樣，骨子裏竟然是如此猥瑣不堪，它能教出什麼學生？

我不滿意，絕難接受。我能接受的，只能是「冠名一百周年紀念」、「正式成立一百周年」之類忠於歷史的提法。

我很清楚知道，我就讀的那家香港大學，最初創立於 1887 年，我就讀時人人都知道孫中山是我們第一屆校友，並且以此為榮。1911 年才成立的那家同名的「香港大學」，只是「山寨」貨。那家「山寨」大學今年慶祝一百周年校慶，若正牌香港大學校友參與的話，是他們自貶身價，以「山寨」假貨代替名牌真貨為榮。「人必自侮，然後人侮之」，自甘墮落如此，我也無話可說。

之所以有今天這局面出現，一切須回溯到 1911 年。四十多年前，馮可強兄在港大學生報《學苑》中發表了一篇至今仍有人引述的文章〈帝國大學：從歷史看香港大學的本質〉，清楚指出當時的香港總督盧押（任期 1907-1912）奔走多年、且得到英國大商家支持下成立香港大學，正如他在次年香港大學開幕禮演講中宣布：是「為中國而立」的；數天後，英文《中國郵報》在社論中赤裸裸地響應建立香港大學是一項「國家投資」，創辦香港大學可以培養一批接受英國思想文化的「小英國人」。

簡而言之，1911 年開始，香港大學辦學宗旨就是培訓中國人做英國洋奴買辦，只是它不算做得上非常成功，至少還出了不少像馮可強和我那樣的「不肖」學生。所以，在 1911 年已經存在的香港大學，與 1911 年才創辦的「香港大學」是明顯兩家宗旨不同的大學；亦即是說，承認孫中山是校友和不承認孫中山是校友，是有十分深層次的差別的。簡而言之，是以我為主，吸收西方文化為祖國服務，與被改造為「小英國人」，以西方文化改造中國的分別；屬於後者的「香港大學」當然不會承認孫中山是校友。

港大校方數典忘宗

這裏我們不妨考察一下孫中山這個人，他生於美國檀香山，中學於今天皇仁書院前身的中央書院就讀，之後進西醫書院學習西醫；要說西化，就以今天香港的標準，他也西化得可以了吧。不過，看看他那手毛筆字，讀讀他親手寫的幾本書的中國文化和國情根柢，以及書中貫徹着的民族思想，便知道不停向西方取經的孫中山不但

沒有被改造為「小英國人」、「小美國人」；恰恰相反，他最看不起那些中不通時西也不通的「竹升」，並且數落那些被改造為黃皮白心的「香蕉」同胞。

香港回歸祖國第十四個年頭了，請問在這不短的歲月中，我們除了歌頌殖民地的「德政」和重用其遺臣之外，究竟做了多少去殖民地化的工作？跟回歸前對比之下，在香港今天的中學課程中，中國文化、中國歷史基本上已經沒有獨立存在，中文中學不但淪為法定二等學校，還要在校內爭取開英文授課的班；一提到國民教育，就有人大叫「洗腦」。這就是今天中華人民共和國特別行政區的現況！

港大校方不妨考察一下人家英國的牛津、劍橋、我們北京大學、湖南大學、武漢大學是怎樣計算校齡的。所以我們只能說，有這樣的香港，才有這樣的「香港大學」，有這樣的「香港大學」，才會做這樣數典忘宗、缺乏文化的低水平動作。中國正在復興當中，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現實，也是任何人無法阻擋的發展。

香港稍有點遠見的大學，都應該以「為祖國而立」作定位。未來國家需要的，不會是洋奴買辦、不會是「香蕉」、不會是「竹升」，而是屁股坐穩民族利益，能對國家未來發展、民族復興大業和世界文明進步有貢獻的讀書人，也是「家事、國事、天下事，事事關心」的大國公民。定位錯了，不管你今天排名如何高，注定就要走下坡。1911年才成立那家「香港大學」，是重新定位、再闡釋「為中國而立」這宗旨的時候了。

文章轉載自信報財經新聞